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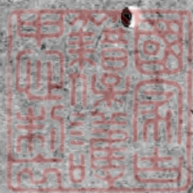
3317

=2



儒行集傳卷下

經620  
T83  
:2





儒行集傳卷下

儒仕章第九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  
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  
其仕有如此者

不仕者臣之志也仕者臣之義也為貧而仕則其  
仕已賤矣仕而不失其貧則其仕已貴矣簞門圭  
窬蓬戶甕牖士之素也秉素而行之於仕不仕無

明澤海石齋黃道周輯武強

圖書館之圖書

賀孔才捐贈北平



所加損也。上答之而有大用之心，上不答之而有  
屈躬之事，此小人所志。君子之所恥也。節之需曰  
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節之臨曰：甘節  
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此二者言夫  
抱節而仕者也，不出門庭，苦節貞凶。言夫抱節而  
不仕者也，仕而有不仕之心，雖聖賢亦爲之；不仕  
而有仕之心，雖盜賊亦爲之。道命未窮，委運安流，  
抱關擊柝，猶之環堵也。人臣以是事其君，故其上  
不疑，下不諂，職業修而鄙競黜也。

蕭望之初以丙吉薦，得召見也。時有燕蓋之事，令  
見者夾持露索，望之不肯，自引出。因說大將軍以  
吐握之事，於是獨不除用望之。同見露索者，俱除  
大將軍史，不三歲至光祿大夫。而望之方射策爲  
郎，署小苑東門候。同見者王仲孫行顧之曰：不肯  
鹿鹿，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所好，又何問焉？若望  
之者，可謂上答之不疑，上不答之不諂者矣。然爲  
望之則已，戇爲丙吉則可也。

後漢士益嚴苦自勵，其初有范遷，好學家，貧獨宅。



數畝田一頃復推與兒子其妻謂之曰君有子無  
立錐之地餘祿可爲後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  
祿自封何恥如之卒之日家無擔石焉秉宣雲陽  
人少修高節見王氏專國有逆萌輒遁去後歸世  
祖爲中丞常布衣蔬食瓦器居室蕭然上歎曰楚  
國兩龔不如雲陽宣巨公故范遷秉宣未嘗不仕  
也而常若未仕故曰其仕有如此者范丹史雲恥  
爲縣吏嘗棄衣物道邊家疑已死遂西入關從學  
學成爲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紡績以自給辟公

府無被囊自隨嘗使兒捃麥得五斛鄉人遺之一  
斛囑兒曰莫令尊君知兒歸道之丹言麥已雜輒  
棄不取弟子見丹家藩不完載柴藩之丹還見藩  
有異輒拔柴還弟子閭里爲之歌曰甑中生塵范  
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若范丹可謂仕常若不仕  
者矣晉書范丹傳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  
孔奮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問難出意表歆謂門  
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竇融請守姑臧長四年  
猶若諸生時或笑之曰君魚身處膏脂不能自潤



奮守之不變也。事母孝極其珍養而身與妻子同茹蔬。後拜武都太守。單車就道。一無所資。云吳祐季英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從官。父欲殺青。寫經書。祐諫曰。南海踰越五嶺。寫書成。載之兼兩。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貴所望。是薏苡所興謗也。恢撫其頂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自牧豕於長垣澤中。後舉孝廉。爲大將軍長史。質責馬融之誣李固也。遂棄官。灌園終身。如孔奮。吳祐者。亦可謂上答不疑。不答不諂者矣。

劉寔子真。少貧好學。賣牛衣自給。手約繩。目誦書。博通古今。以世多進趣。廉讓道缺。著崇讓論以風之。及位望通顯。而居猶無第宅。喪妻爲廬。杖之制。終身不御內。弟智亦與共操。每負薪自給。誦讀不輟。管輅謂人曰。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胡質汝德爲荊州。厲操清白。子威自京都來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畱宿十餘日。告歸。質賜絹爲齎資。威跪曰。大人清白。於何得此。質曰。吾俸餘耳。威受之。辭歸。每早晚旅宿。自放



驢取樵炊爨食畢隨徒旅復行質帳下督聞威將歸先請假還家陰齋裝至百餘里要爲徒并行時時佐營之間進飲食質聞遂除督名其清慎如此後威歷宰牧晉武帝召見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何如父威謝不如上問何謂不如威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故守約而仕不疑不諂劉寔胡威有焉然而子真汝德則猶見答於上也

李膺宣伯祖敏爲河內太守去官還遼東公孫度欲用之敏一夕浮海去不知所終膺父信汎海求

不得遂不娶徐邈勸之乃娶生膺遂不入內終身如居喪膺以三世孤苦自有識輒貶食毀容以喪禮自居後仕爲樂平侯相及至御史中丞晉司徒猶蕭然如布衣身歿家無餘財子孫守其貧儉焉吳隱之處默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而性特貞介一毫不苟取喪母哭泣有雙鶴警叫之祥韓康伯母所謂銓衡當用此人者也爲晉陵太守妻猶自負薪爲廣州還妻拾沉香一片舉而投之水及爲盧循所得劉裕請之歸家惟茅屋



六間不容妻子。及拜太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氊席。及爲中領軍，每月初得祿，裁畱身糧，其餘悉分賑親族。家人紡績以供朝夕。世所稱夷齊不飲貪泉者也。故守約而仕，不疑不諂。李肩吳隱之亦有焉。

傅昭，晉司隸咸之孫也。父炎善三禮，以竟陵王事坐誅。昭甫六歲，哀毀如成人。嘗於朱雀橋鬻神情，不凡。爲名流賞識。丹陽尹袁粲辟爲縣主簿，每經昭廨，寂無聲，入其室儼如也。入梁爲安成內史，異

物毒蟲，不敢爲害。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封爲利。昭發與民公之，縣令來餉粟，置絹其上。昭笑而還之。子婦家嘗餉牛肉，昭受而瘞之。日端居，以書史自娛，無所請謁。故雖身事三朝，而清名不損。云江革少孤貧，無師資，與弟觀自相訓勗。吏部郎謝朓識之。天大雪，見革敝絮單席，誦經史不倦。因割半氊爲充臥具而去。建安王辟爲參軍，弟不忍離，請同行。因署記室。任昉歎曰：「雍府可謂御二龍矣。」後爲廣陵太守，陷於魏。王延明令爲丈



入寺碑文。厲色曰：已誓不爲人執筆。及還朝，上舉酒屬革曰：卿何不畏王延明？對曰：臣誼當死，又何畏乎？旣除武陵王長史，門生故吏餉遺悉不受。除都官尚書，惟乘臺舸濟江，舟人嫌舟輕，革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充之，而濟。故雖嘗陷虜，而風操益厲。如傅昭、江革，亦可謂不疑不諂矣。而傅昭、江革，所以此見答於上。

元德秀，紫芝少孤，事母孝。將應舉，自負母偕之京師。比入官，自以板輿輦母行。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無爪剪者三年。傷居貧，不及親娶，遂不肯婚。兄子在襁褓，失母，貧無乳，德秀自乳之。居數日，潼流比能食，乃止。仕爲魯山令。元宗在東都，命三百里內守令大合樂，德秀惟令樂工數十人，連袂歌于薦。帝聞而太息曰：賢人之言也。德秀居所得俸，悉以給孤遺。歲滿，筭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山水，居焉，不爲牆垣，扃鑰。家無婢僕，歲饑，或連不爨，彈琴讀書，陶然也。

陽城亢宗，貧不能得書，求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



信行集傳  
晝夜不出戶。六年，學益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塔城友愛甚，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既娶益疏，吾不忍也。嘗有倩喪，欲省之，不忍別，遂三人偕往而還，值絕糧，奴出求米，奴醉仆於路，怪其久，乃共負之歸，醒而跪謝，城曰：寒而飲，又何謝？李泌薦，召爲諫議大夫，居數年，猶未肯言。及裴延齡傾陸贄，坐貶，乃帥諸言官守延英門，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宜召還，會疏草爲李繁所泄，上大怒，以爲朋黨，欲罪之，賴太子救得免，上猶

欲相延齡，城以爲儻，相當取白麻裂之也。遷國子司業，以匿太學生唐約，放出刺道州，自署下考，觀察遣判官督賦，行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吏，吏曰：刺史自以有罪，先就獄矣，判官驚，立馳去，其約已庇民如此。元德秀，陽城皆古今高行，然率不娶，詭於中道，至其一畝環堵，易衣并日，信其志，不遷於上，儒者之難能也，故不疑不諂，則元德秀、陽城有焉。

徐積，仲車，從胡安定學，使讀孝經，以少失父，輒流



涕。父名石，終身不御石器。行遇石時，怵然避之。事母處窮巷，奉養隆備。年逾壯，未娶，或勉之。積日，娶非其人，恐爲母憂。廬墓之後，逢晦冥風雨，必哀伏號泣。屏居里次，蓬茅不掩，而農父樵夫，瞻仰若神明。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與學者言，以治心養氣爲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侯可少倜儻，不羈已自改篤學，多通視，貴勢藐如也。與申顏爲友，易

衣而出，營力均所入，以給二家。顏病，徒步千里爲求醫，歸死矣，日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可撫之而瞑。所代人營葬，起人病者甚多。家無擔石，顧樂善不倦。如此，後知化成縣，革其頽俗，所爲婚娶養送事甚具。以韓魏公薦，知涇陽，鑿渠溉田，以勸學。新民爲任，道雖未大行，而不疑不諂，不耽於利祿。徐積侯可有焉。

王樵，淄川人。咸平中，契丹遊騎渡河，家爲俘，卽棄妻子，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山東，刻木



招魂葬立祠事如生哀動行路又爲家屬之殘於  
兵者次第成服已北望太息曰身世如此欲自比  
於人可乎遂論兵擊劔遊塞下一驢負裝徒步輒  
千里晚年畫策于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讐不用  
乃於城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病革掩戶卒其中  
范汝爲豐縣人靖康之難家沒於虜思報讐上書  
陳邊事假武功大夫奉國書遇完顏宗弼軍將殺  
之汝爲曰死不足辭然銜命出疆願一達國書死  
未晚乃解縛慰之命往見劉豫拒不可已金又致

之豫汝爲見豫陳禍福勉以忠義豫太息起立曰  
嗟乎君不見張邦昌乎使豫卽自新南歸人豈有  
直之者哉業至此復何言授同知曹州固辭久之  
得亡歸先是探虜中機事輒蠟書聞已虜知蠟書  
事召捕之秦檜欲械送金乃棄官變姓名爲趙復  
徒步入蜀比檜死蜀中友人欲白其事汝爲慨然  
曰吾結髮讀書中遭亂思爲君父復讐頗繆爲名  
公所知今老矣新貴人無知我者庸自理何爲王  
樵范汝爲皆遭艱難未遑爲祿仕也而秉直道濱



死不悔。上答之不疑。上不答不諂。則王樵范汝爲亦皆有焉。

馬伸弱冠登第。崇寧中。禁元祐學術。程門宿學老生有叛去者。伸自吏部求官。西京法曹。往依焉。程願以非其時。恐爲累。辭之。伸執贄十往。愈益恭。且曰。使伸得聞道。死無憾。况未必死乎。且欲棄官而來。先生歎曰。能棄官。則亦不須聞道也。自是公暇。雖風雨必造者三年。同僚以飛語中之。不顧也。靖康之禍。爲書勸張邦昌。極其懇切。邦昌得書。始定

推戴之計。高宗卽位。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自劾。帝慰諭之。因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貶監濮酒稅。以襍被就道卒。居常言溝壑喪元。是人生本事。又云。有志行道者。如爲身名妻子。則去道萬里矣。陳師道無已。熙寧中。士習王氏學。遂絕意進取。元祐中。以蘇軾傅堯俞薦。起爲太學博士。論者以非科目。絀之。調彭澤令。不赴。家或斷炊。妻子慍見不卹也。時章惇在樞府。因秦觀招之。以不傳贄。不見。王公爲辭。後以侍從交薦。爲徐州教授。



遷秘書正字從徽廟郊驟寒左丞趙挺之昇狐裘  
衣之師道鄙不受卒凍死故如馬伸陳師道者可  
謂上答之不疑上不答之不諂者矣  
按古今清約諸臣上皆喜其潔躬而下多疑其矯  
物雖致用未宏而維風甚大聖門不以端木而絀  
原思則儒効可知矣

### 憂思章第十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稽適  
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弗逢世而猶憂世非儒者則不能也儒者以百姓  
爲性以後世爲命百姓危其起居後世墜其楷式  
則是儒者失其性命也故世有古今志無伸絀憂  
思與已而不爲固憂思及人而不爲佞異道之學  
全身避患則不能及此也人臣以是事其君故仁  
人志士著於世也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



以詩書道以孝悌悅之以義而觀於禮成以文德  
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孰爲賢也子貢辭以不知  
文子曰吾子學焉不爲不知也子貢對曰夫子之  
問人蓋三就焉賜也逮及有未及焉故不辨知文  
子曰吾子之所及請稽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  
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  
夫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故逢有  
德之君世受顯命以御於天子顏淵有焉在貧如  
客使其臣如籍不遷怒不揆怨不錄舊罪是冉雍

之行也夫子曰是有士君子足以使衆也不畏彊  
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任其戎是仲由之  
行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夫  
子欲以是文之也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省物  
而不勤是冉求之行也夫子語之曰好學則智恤  
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志通而  
好文擯相兩君之禮篤其有節也是公西赤之行  
也夫子曰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二  
三子欲學賓客之禮則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



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  
於人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  
是曾參之行也夫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  
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矣業功  
不伐貴位不羨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  
顓孫師之行也夫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  
弊百姓則仁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譽以渙  
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  
行也夫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商也可謂

不殆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事  
上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夫子曰獨富獨  
貴君子恥之夫人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  
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夫子曰欲能則學欲知  
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  
公言言義一日三復白圭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  
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夫子上戶未嘗越屨往來  
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  
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夫子曰高柴之執喪爲難能



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敬以恕，是以日躋。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賜則何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猶未逢明君也。子貢歸而述文子之問，以質告。孔子听然曰：賜爾偉爲知人。子貢對曰：賜焉能知人？此賜所親睹也。孔子曰：吾語爾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睹者乎？子貢負牆而聽，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

平公問於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何如？祁奚對曰：不知也。公曰：吾聞汝少長乎其所，蓋奄知之。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以爲弗知，何也？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敬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



信行集傳  
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有道，其言足以生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彘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遵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不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

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下居位而不拔其上，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已，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君子之稽古者如此，故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衛文子子貢有焉。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曰：其舅犯乎？文子



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  
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  
於是乎知人穆叔如晉范宣子郊迎問曰古之人  
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  
祖自虞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  
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  
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  
夫曰臧文仲旣沒而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  
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

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祏世不絕祀無國無之  
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穆叔之智又不及叔譽矣  
以臧文仲之賢不及趙文子而高自推豎以陵大  
國宜其及矣雖然文子穆叔則猶有稽古之餘焉  
王烈彥方少師事陳仲弓敦義行著信於鄉里有  
盜牛者主得之請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  
烈聞使遺布一端謝焉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  
其過是有恥心旣懷恥惡必能改過故以此激之  
後有父老遺劍於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父老還



尋得劍不告姓名而去迹之則前盜牛者也其爲鄉里誦法如此其先爲黃叔度憲年十四以成德著聞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叔度日子吾之師表也旣前至袁闕所未及勞問逆謂之日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惘然如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謂不及旣睹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難得而測

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旬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若叔度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故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則黃憲王烈有焉

周敦頤之初在南安年甚少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殺之敦頤爭不得出太息曰殺人媚人吾不爲也委告身欲去逵爲感動得減死程珣時攝通守見其氣貌異之揖與語知其有得乃使二子受學焉在桂陽郡守李初平禮重之問曰吾欲



學則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然學固不專在書。於是初平日咨道要，密詣有造，而程氏兄弟學成，得尊，皆親炙面命之力也。邵雍初廬於百泉山中，學甚攻苦，後見李之才，授以物理性命之學，刻勵自進，不知寒暑，數年道乃通。出遊吳楚齊魯梁晉之間，還歸洛陽，潞鄭諸公皆尊禮之。程純公每見其書，輒歎曰：此內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經義，日應不窮，間與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司馬君實兄事之，而純德篤行，俱爲鄉校所

崇。鄉人每相戒曰：毋爲不善，恐司馬學士邵先生知也。故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則周敦頤邵雍亦有焉。美忠計爲本其子萊谷以六縣請孟孟與公

胡瑗翼之，少讀書山中，十年不歸，得家問，見署平安字，卽投澗中不發也。久之學成，以范文正公聘主湖州學，一準古成德達材之教科條，具備要以明體適用爲本，使學者立達有就，頑傲有革也。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經轉授受，行之數年，東南之士大興於禮樂，後天子用大臣言，建太學京師。



下湖州取瑗所教士爲之式及召爲國子直講益拓前規於文章經學兵農水利之事皆條別爲諸生折衷禮部貢舉所得士十常四五焉南渡後有陸賀者治蔬圃藥畦爲業力學躬行其家冠婚喪祭悉依涑水家禮行之子六人各依所能爲業而九齡九韶九淵並以學行聞九齡所定家制以孝弟仁義忠信爲本其子弟各以六經語孟諸史分習共論不爲科舉之業其家用以田畝所入除租稅播種修葺廬舍之外以十分分之畱三分爲水

旱不測之需贏三年而外以給婚娶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爲十二月之用閏月則分爲十三月折三十日用其一務餘三分合月而計之以爲賓客餽送弔死問疾之需伏臘裘葛亦取於是九韶又以訓誡之詞爲韻語晨興率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使列聽之是爲金溪陸氏之學故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胡瑗陸賀亦有焉

劉安世器之從司馬光學得無妄之旨力行之嘗論章惇蔡確黃履邢恕以爲四兇又言惇父在明



籍異財滅絕禮義又論蔡確大不敬竄新州進諫  
議大夫時宰有調停之說引鄧潤甫爲翰林承旨  
安世言潤甫出入王呂之門終始反覆今進用實  
消長大關力爭之不報遂請祠惇修怨貶知南安  
軍徙新州又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  
安世家徙梅州惇與京卞猶不快擢一土豪爲轉  
運判官必殺之判官疾馳至梅守遣客來勸安世  
自爲計安世巖然對客如平時徐書數紙經紀同  
貶者家事付僕曰我死依此行之夜半聞鐘聲僕

驚起問則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死矣安世方斲  
睡如雷也劉婕妤立爲后惇卞發安世司諫時及  
范祖禹諫乳媪事以爲后發逮赴獄會徽宗立而  
免還知鄆州京當國又七謫羈管峽州後稍復承  
議郎卒蘇軾論當世人才必曰器之真鐵漢云陳  
瓘瑩中紹聖初判明州章惇赴召聞其名請與同  
泛瓘因問爲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  
瓘以乘舟譬之以爲移勢偏重必失衆心章惇色  
厲甚瓘從容應之勸以中道消朋黨惇頗納之至



都召爲太學博士。時蔡卞禁太學生不得爲元祐學術。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引神考通鑑序爲問。以是得不毀。元符初爲左司諫。議論務持平。不以細過撻發。惟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特力。時蔡京爲翰林學士。姦慝未著。而瓘攻之益力。曾布以給事中餌之。瓘爲書置袖中。面布直發其過。布怒。箕踞諍語。瓘色不變。徐起曰。所論國事是非自有定。未可失待士禮。布爲改容。明日出知秦州。蔡京用。又竄廉州。又以子正彙談蔡京動搖東宮。

事安置越州。方瓘之初在諫垣也。以神宗實錄皆紹聖史官據安石所修日錄。變亂是非。不可傳後。乃爲尊堯錄闢之。京卞患其書行。欲焚廢。乃擢石。械知台州。械視事之明日。卽遣較攝瓘。陳獄具瓘之。瓘色不動。厲聲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械失措。曰。有尙書省劄子。請出示。則取尊堯集繳申毀。棄耳。瓘曰。若是則何爾。且君知尊堯之所立名乎。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何爲詆誣。時相寡學術。惇而爲此。君所得幾何。乃不畏公議。犯名教乎。械大



慙無以應卒不能奪也故讒諂之民比黨危身身  
可危志不可奪則劉安世陳瓘實有焉  
胡安國康侯初爲太學錄蔡京以同鄉欲牢籠之  
不得會舉遺逸安國舉布衣王繪鄧璋於是使吏  
訟二人皆范純仁門客流人鄒浩爲請託坐除名  
靖康初除太常少卿趣召對上甚嚮信而耿南仲  
訾短之會中丞許翰見上問曰卿識胡安國未對  
曰未也然臣知其入自蔡京當國二十年天下士  
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惟安國一人帝喜

除中書舍人既又爲何桌馮獬所擯出知通州而  
虜陷京師建炎初以給事中召又爲黃潛善所尼  
既而天子益聞其名召除侍讀修春秋傳又爲呂  
頤浩秦檜所惡排擊去而春秋傳卒行於世真德  
秀景元嘉定初爲起居舍人時史彌遠方以爵祿  
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亟去使廟  
堂之上亦知世有不肯爲從官之人出爲江東轉  
運副時執政胡榘薛拯以德秀迂儒試之事必敗  
而德秀治荒政發廩全活譽日起又以好名論之



左遷歷泉州興隆潭州所在著聲理宗初以直學士召屢進讜言又爲史彌遠所格喉言者莫澤梁成大劾之落職奉祠久之彌遠死乃召參大政以大學衍義讀書記行於世故雖危起居竟伸其志胡安國真德秀有焉呂舍人補史彌遠以爲張九成子韶充經筵官講論甚有開發會議和九成以禮侍郎陳十事以操之秦檜謂曰公幸成檜此事對曰九成豈敢異議顧朝廷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

者也於是檜目爲趙鼎黨深問之九成入見上曰外議以臣爲趙鼎黨卽臣亦自疑上問故九成曰臣每見鼎聽其議論正直無滯坐不覺爲久帝以語檜檜曰自古朋黨皆畏人知此人獨無畏坐罷奉祠尋以謗訕安置南安帝終念之嘗曰張九成安在檜曰頃以異議惑衆罷去此人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死乃復官當檜未死時斬人高閔爲司業帝幸太學講泰卦畢又問九成安在高閔以奉祠對秦檜亦疑其薦引斥逐



之寶慶初九成乃以明道議爵諡云蔡元定季通與朱元晦游學禁作編管道州元定方宿元晦所聞之笑謂學者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不辭家就道諸友餞別蕭寺坐中有泣下者元定咨疑質是雍如也衆謂行宜緩自愛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與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顏色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或勸之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誠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卒以圖書歷律疇範著於世故雖危

起居竟伸其志張九成蔡元定亦皆有焉

卷八

范鎮景仁直諫院常引大體不以細過繩人論相執中無學術至執中家妾殺婢置之不論也以上春秋高儲嗣未立勸上拔近屬以繫人心執政有難色鎮曰事當論是非不論難易如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流涕面陳者三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也後定策立嗣鎮實首發之既自陳州召還爲翰林學士知銀臺司數封還詔制與王安石忤上疏自劾極論



安石用人之繆。又言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怒。持其章爲手顛。自草制極詆之。落翰林學士。悉奪所得恩。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身雖退。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患消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上也。天下被其害。而吾享其名。獨何心哉。呂誨獻可爲殿中侍御史。數論列。

大臣然未嘗暴揚人曖昧。王安石甫執政。士大夫多慶得人。誨獨策其必禍。天下疏論之道。逢司馬光。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行受其禍。光以未有顯跡。勸置之。不可。誨乃論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合王衍。盧杞爲一人。繇是斥外。而安石果以恣睢敗。光繇是服誨之先見。及誨病。



乞致仕猶懇懇以醫者用術乖方爲諷臥病已劇  
光往候之諄諄言天下國家事且瞑矣光呼之  
曰更有以見囑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尙可爲君  
實勉之故如范鎮呂誨者則可謂不忘百姓之病  
者矣百韻齊部各然我辨爲良辨計我回喜人  
魏徵問於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  
吾得不憂乎問疑曰天下皆疑吾得不疑乎徵退  
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故  
如王通者可謂憂思者矣王安百韻詩苑士大夫

按憂思諸儒不爲利祿不爲身家常存百姓之病  
下旣嫌其激勵上又惡其沽名則此黨而危之者  
至矣是亦儒者之窮也父丑魚腹用善書餘書中  
公寬裕章第十一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  
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  
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中以疑味世以氣  
敬者所以爲直也義者所以爲方也敬義立而行  
不孤不孤則可以大故和者所以爲大也易曰直



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出於和行  
出於和通入於和困入於和儒有百行和一而已  
眾和非仁人則不能用也君子養中以致和博以居  
不之篤以行之故剛毅特立豫備憂思而不犯眾之  
謂所忌以爲寬裕之至也人君以是取其臣是保傅  
公孤之任也十一

張安世張湯子也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中  
秘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嘗亡書三篋詔問莫  
能知惟安世識之後得書相較無遺失因擢爲尙

書令昭帝卽位霍光秉政上心憚之以安世篤行  
內倚爲重御史大夫魏相言安世事武皇三十年  
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  
下重臣也今新失大將軍請尊安世爲大將軍輟  
光祿勳專念天下毋久空大位塞爭權帝欲從之  
事頗聞安世中自懼請間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  
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  
位繼大將軍惟止裁察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  
太謙君而不可誰當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竟拜



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自霍氏柄國丞相獨擁  
虛位爲天下所指目安世念欲爲天子重相權以  
謹密自周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  
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不知其與議  
也故如張安世者可謂博學不窮篤行不倦幽居  
不淫上通而不困者矣軍請尊安世爲大將軍  
韋元成韋賢子也元成旣辭爵不得乃襲封宣帝  
高其誼以爲河南太守稍遷太常坐與楊惲厚免  
官及以列侯侍祀孝景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

騎有司劾奏削爲關內侯然元成素謙遜好學不  
自尊貴遇知識下士每降就之爲常旣自傷貶黜  
父爵作詩甚刻厲後以淮陽中尉寢嚮用永光中  
代于定國爲丞相復封故國又作詩自著復玷缺  
之難難以戒示子孫漢興稱詩足繼三百者則諫  
鄒赫矣於肅四篇爲盛焉當永光時七廟數滿而  
郡國所立宗廟不稱經義乃議罷郡國廟及五廟  
四親之文又除衣冠出游遵非適不配之制史稱  
其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要如元成辭



爵恪慎謙抑自將不十年遂復父位以經學名世未爲不守正持重也故博學篤行不淫不困韋元成亦有焉

王吉子陽好學明經舉孝廉爲昌邑中尉昌邑王好游獵動止亡節吉屢疏諫之王賀雖不遵道猶知敬禮吉及昭帝崩霍光迎立吉又爲書戒王稱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慎勿有發且勸王垂拱南面以政事委大將軍王旣卽位以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惟吉

與郎中令龔遂得減死爲城旦稍起爲博士諫大夫時宣帝親政事頗尙綜覈吉上書言期會簿書斷獄聽訟非太平之基勸上與公卿大臣宜一歸之於禮又言世俗婚娶太早尙主有違古義俗吏得任子弟非制尙方侈靡宜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濶迂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吉少時游學長安東鄰有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啖之吉遂去婦鄰人知欲伐樹因固請吉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勵志如此故



博學篤行不淫不困王吉亦有焉

張湛子孝矜嚴好禮動止有常則居幽室必修容  
遇妻子如嚴賓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或議其詐湛笑曰詐善不亦善乎建武初爲左馮  
翊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予告歸平陵望寺門  
而步主簿進曰明府尊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  
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當盡  
禮豈謂自輕哉拜光祿勳言必盡規多所匡益帝  
臨朝少有惰容輒獻傲湛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

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郭后廢乃稱疾不朝及大  
司徒戴涉誅起爲大司徒自陳病篤遺溲朝堂免  
湛與伏湛皆名儒嘗事新室光武被濯用之能自  
懋以顯故博學篤行不淫不困則張湛有焉

卓茂子康爲密令民嘗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茂曰亭長爲從爾求乎爲爾有事屬之而受乎抑  
平居自以恩義賂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  
而受又何言民曰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  
民今我畏之吏又取之故言耳茂曰爾爲敝民矣



凡人生所羣居不亂異於鳥獸者謂有禮義相敬事耳吏但不當強求何遽不宜受遺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吾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魏霸喬卿濟陰人世有禮義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和帝時爲鉅鹿太守掾吏有罪先之訓誨不改者乃罷免吏或相譖訴輒稱其他事之長以覆之譖訴遂息徵拜將作大匠時作順陵盛冬

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勵霸霸但勞來之曰天氣沍寒諸卿被辱皆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加倍故禮之貴和卓茂魏霸嘗用之矣

楊津北魏宏農人家世純厚兄弟八人並敦義讓至老津已六十有兄播椿相友愛不衰津事播如父及播卒椿與津並登台司而津旦暮參問羣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近出不至津踰日昃還乃共食食則津親授匕箸先嘗椿命食乃食已津出刺泗州椿在京邸四時嘉味因使附



寄未寄不先入口。椿得所寄輒對之泣下。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麻同爨。庭無間言。椿垂老戒子孫曰。國初好服綵色。吾及見清河公恒布衣韋帶。約勅諸父不興產求利。不與勢家爲婚。至吾兄弟不能遵。令汝等服乘漸於華好。此吾等不如上世也。吾兄弟家居不忍別食。不異分財。聞汝等頗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世一等也。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相戒深慎。侍禁中十餘年未嘗一言人過。太后時唯責問之。對曰。臣

等不敢以不審之言仰誤聖聽。其後高祖謂諸貴曰。太后時吾每得杖撻。繇左右言是非者多。惟楊播兄弟和吾母子真純臣也。今聞汝等學時俗。輕論人過。見貴勝敬重。見微賤易忽。此人行之大失也。故如楊津兄弟可謂以和爲禮者矣。

江州陳氏者。陳宜都王之後。有伯宣者好學。子崇爲江州長史。建家塾教子弟。唐末旌爲義門。至宋初旣十有三世矣。長幼七百口。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食。少事長。卑事尊。不畜婢僕。供作使



上下親睦家畜犬百餘一犬不至羣犬爲不食鄉里率化爭訟稀少宋初免其家繇後屬歲饑乏食知州唐戩爲請歲貸粟二千石及後有陳旭者主家自白言今歲受貸粟之半可及秋遂止受半貸或云歲歉粟貴全受而糶可得贏餘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故貸以公粟豈因爲利乎故如陳旭者可以語禮矣禮而後和和而後禮可立也高允伯恭好文學忠信不欺崔浩之勒國史也魏主怒其暴國惡將行重誅太子左右之語允但委

罪於浩允固不可魏主召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紀前著作郎劉淵所爲先帝紀及今紀臣與浩共爲之然浩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謂太子曰允罪重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以迷亂爲請魏主再問之允以質對且曰太子欲生臣臣實不迷亂魏主默然久之顧太子曰此人情所難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詔特原之已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僮吏百二十人皆族允持不上趣之急允又請對曰浩所坐更有他



傳行集傳  
釁非臣敢知。如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介  
士執允并戮之。太子爲且拜且請。乃獲免。亦僅族  
浩。餘誅止其身。游雅曰。喜怒者。人生所不能無也。  
子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怒之色。崔司  
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所乏者矯矯風節耳。及司  
徒得譴。詔旨切責。聲嘶股戰。不能措一辭。高子數  
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辨。非謂矯矯者乎。又宗  
愛任勢。威震四海。王公以下。望庭奔拜。高子獨升  
階。長揖。誰風節如之。故如高允者。則可謂忠信之

美優游之法者矣。當時齊有崔暹者。邢邵每道其  
短。暹每道其長。各位相近。而高子深遠矣。

許衡平仲。少時避亂。暑中過河陽。道旁有梨。衆取  
啖之。衡危坐不動。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  
也。人曰。世亂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無主乎。自是  
博覽經傳。下及百家。靡不研究。久之。從姚樞處得  
程朱書。讀之有契。遂移家蘇門。從姚樞居。取前所  
得簡帙。悉焚之。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若神  
明。信之若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後以



姚樞薦召提京兆學風化大行世祖卽位召拜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二年復召至命議事中書省四年復請歸五年復召定官制時阿合馬擅權橫放大臣阿附之衡正色不懾會命其子簽書密院事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可乎上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曰繇其道亦可以反耳因論其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又謝病歸八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召守國子監祭酒衡喜曰此吾事也時所選子弟皆幼穉衡

設誠教之課誦稍暇卽習禮習射投壺書算嘗云教人與用人異用人當用所長教人當教所短繇是學者日改月化程朱之學明於北方許衡之力也許衡仕進在夷惠之間然其志在明道淑人故忠信之美優游之法衡亦有焉

公孫宏淄川人少爲獄吏罪免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怒以爲不能移病免歸元光間復徵賢良文學國人復推之對制策太常奏居下天子擢



爲舉首容貌甚麗。又高自况譬。至云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所志。天子至問宏。自視孰與周公賢。宏云。採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人性不相遠。暮年而變。臣宏尙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使宏視焉。還盛毀其無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上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上察其行。慎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經術。甚悅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約以順上旨。

汲黯廷詰其懷詐不忠。宏謝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其言。宏爲人談笑多聞。嘗稱爲人主病不廣大。爲人臣病不節儉。時又東至滄海。北築朔方。宏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使朱買臣難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宏不得一。乃謝曰。臣山東鄙人。不知其便。願罷滄海。西南夷。專事朔方。汲黯一日詰宏曰。宏位在三公。而布被。此詐也。宏謝曰。有之。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亦霸。晏嬰相齊。食不重肉。下比於民。齊



國亦治。臣患未能比於晏嬰耳。且無黷陛下安聞此言。上愈益賢之。於是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宏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丞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身食一肉。飯脫粟。俸入以給故人賓客。及後數傳。東閣客館皆爲馬廐車庫矣。故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公孫宏有焉。

匡衡穉主。父世農。父至衡好學。精力絕人。傭作以供資用。射策不應。補平原文學。東海人共追宗之。蕭望之梁邱賀已貴。皆從衡問詩。元帝爲皇太子。

聞衡說大善之。及卽位。以史高薦。召爲郎中。問政治得失。衡言。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臣。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其大意歸於禮讓。上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帝好文詞。頗改宣帝之政。而優游寬容。進用猥多。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衡乃言。先帝制度未可變更。宜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又言。審好惡。理性情。可畢王道。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



長之位。慎防其端。禁於未然。皆關切時務。上以爲任公卿。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已代韋元成爲丞相。封安樂侯。成帝卽位。上疏戒妃匹。勸經學。言關雎爲王化之原。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語尤精粹。中於時綮。上敬納其言。旣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石顯舊惡。竝諸黨。與司隸校尉王尊劾衡。譚居大位。知顯等專擅。不以時白發。而阿意曲從。反歸過先帝。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以此屢謝病。乞骸骨卒。以封田越界事廢免。衡之毀方。未有若張

禹孔光之甚也。然於石顯用事時。實不能匡救於早。故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匡衡亦有焉。

狄仁傑懷英。則天時已爲同平章事。旣與任知古裴行本等。同被告密。下來俊臣治。先是俊臣請勅。一問卽承旨。得減死。俊臣以是誘之。仁傑卽署狀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止欠一死。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仁傑得裂帛。潛書寃狀。遣子告變。太后意動。乃召見仁傑等。問曰。承反何也。對曰。脫不承。已死於拷掠矣。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



之出表乃知其詐。繇是得釋。久之。后以誅殺多。稍厭李昭德。金安藏等。時亦有異心之言。后又高年。稍尊信仁傑。仁傑乃從容以姑姪母子啓論。后又時與張昌宗兄弟周旋。勸召還太子。一日后召廬陵王還。匿之帳中。召仁傑語上事。仁傑語益切。至涕下。不自禁。后乃出。王見之。曰。還爾太子。仁傑起。再拜賀。且曰。太子歸外。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乃令太子舍濯龍門。負儀仗。迎復宮中。外大悅。武承嗣怏怏病死。先是。后問將相之才於仁傑。

仁傑薦張柬之。及仁傑薨。柬之卒。誅二張。復中宗之位。仁傑委蛇晨牝之際。不能潔身。忍辱多。而見功晚。然其事機難爲。道不宜遽。故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狄仁傑有焉。

王旦子明。景德中。叅知政事。時契丹信急。上駕幸澶州。畱守雍王。遇暴疾。乃畱旦居守。旦對上曰。願宣寇準至。臣有所請。準至。旦曰。十日間未有捷報也。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頓首幸甚。馳抵京。不過家。卽宿直禁庭。以王命叅決。中外莫



知其爲旦也。至駕還郊，迎乃知之。他所處契丹丐幣，德明求糧，皆中於廟算。及薦達朝士，咸莫之知也。李行簡以將作丞家居，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上命就中書問之，乃知爲旦所薦。曹瑋自秦州還，命李及代衆疑違其才。旦獨以爲可用，之果効。時寇準已家居，旦薦之，復召知樞密。時談旦短上語，旦曰：「卿嘗稱準美，準嘗談卿過，何也？」旦曰：「理固當然。臣當路久，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賢。及準罷，遣人從旦求使相，旦驚曰：「將相之

任，豈可求耶？」準大憾之。已而除準同平章事，武勝軍節使準見上謝，帝具道旦所以起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如也。凡旦前後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惟李及凌策不至相位。及旦病篤，問可付後事者，旦曰：「知臣莫若君，再三問，乃強舉笏曰：「莫如寇準。故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王旦亦有焉。旦以天書封禪事，恒邑邑自嫌從諛也。遺命爲緇流以斂，亦可謂毀方瓦合者矣。」

按寬裕諸臣皆盛豫之器，上下所喜，必本於博學。



篤行不淫不困則是可儒也。

舉賢章第十二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君子遺其親而後可事其君遺其家而後可謀其國謂營身而可以事君營家而可以謀國吾不信也大臣自爲富貴則賢能之人不用賢能之人不用則士失其報君失其志朝多貪鄙而事功並墜

矣人君以是取臣則賢路不塞高位不濫禮讓興而權賄止也。

楚令尹虞邱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久踐高位妨羣賢路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又何求焉虞



邱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有三者則不忠不忠則無以事君莊王從之賜虞邱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邱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入見於王曰孫叔敖之果可使也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矣莊王曰是夫子之賜也故如虞邱子可稱曰儒矣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王得無饑倦乎莊王曰飽於聽忠賢之言也樊姬曰王之所

謂忠賢諸侯之客歟抑中國之士歟王曰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尙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以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載之曰楚之霸



樊姬之力也。故如樊姬賢於虞邱矣。

秦穆公徵鹽於虞人。虞人以百里奚將車。公觀鹽牛車之下。見其牛肥。問百里奚曰。任重險遠。而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沐浴爲衣冠。與坐。問所以肥國者。公大悅。異日見公孫支。公孫支曰。君其得聖人乎。君之聰明思慮。類得聖人也。公曰。然。吾見百里奚。類聖人也。公孫支歸。見百里奚。取雁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臣。敢賀社稷

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進賢退不肖。君之明也。終處高位。廢君之德。安上失倫。逆臣之行。臣請逃。公乃受之。以百里奚上卿。而公孫支副之。故如公孫支。可謂儒者矣。

齊將軍田贖出將。張生往送之。告曰。昔者堯讓許



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知過去君弟變姓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而在。則不送將軍矣。今將軍合一國之權。提兵十萬。擅斧鉞之權。慎毋以所知傲所不知者也。田贖曰唯受教矣。夫是則猶未及於舉士也。而舉士之意具焉。推其意也可。

以不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千行。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不終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軍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曰夫子之言。不惟晉國賴之。唐叔



實享之其先有祁大夫請老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代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其先有咎犯者文公問咎犯曰誰可使爲河西守者咎犯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耶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又薦之於朝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

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去矣顧吾射子也故趙宣子之學於祁奚又祁奚之學於咎犯也內舉不辟親外舉不辟讐則三大夫皆有焉  
管仲言於齊桓公曰夫墾田勸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如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謏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虐無辜則臣不如弦寧請置以爲大理平原廣圃車



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  
臣不如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司馬君如欲治國  
強兵則五子者在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故程  
功積事推賢而進則管夷吾有焉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  
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奈何對曰易知耳齊  
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鹹首  
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  
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眇子將則楚發四封之

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  
是則王僅得全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  
上將軍至擒馘而反於是齊王忿然更使眇子至  
楚悉出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  
爲左右司馬蓋王屬車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  
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審也田忌曰此易  
知耳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俱不爲用是以  
亡耳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賢者負侮不肖  
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眇子之爲人也尊賢者



而愛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全耳田忌之言則未至於推賢也然以一將之賢細萬乘之敵故萬乘之富不如一士之貴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竝前雖欲無亡得乎君子推賢不營報施不解讐怨曰利於君

國而爲之雖如田忌之言未遠於道也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周公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不能下士則不能推賢不能推賢則君子畔棄而小人慢亂介之



雍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神，合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相萬乘，其免已乎？」故推賢而進達，銅鞮伯華介之，雍有焉。而後學服其謙，而不敢。楚令尹卒，景公謂成公曰：「令尹將安歸？」成公乾曰：「始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吾資何少於屈春乎？」成公乾曰：「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

爲友。二人者，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其歸之屈春乎。魏文侯將置相，蒞於季成子與翟黃。翟黃謂李克曰：「君問相於先生，誰屬者？」李克曰：「其季成子乎。」翟黃不悅。李克曰：「君問相於我，對曰君視之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君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其爲季成子也。翟黃曰：「觸之所舉多矣。昔者西河無守，吾舉吳起；鄴無令，吾舉西門豹；酸棗不治，吾舉北門可；王欲攻中山，吾舉樂



羊王欲使治之臣吾舉先生欲傳太子吾舉屈侯  
附觸何資於季成子李克曰季成子食祿千鐘什  
九居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者  
君皆師之子之所舉皆臣之耳於是翟黃自愧失  
對他日見段干木道其故段干木曰進賢之難也  
子之六舉者皆賢季子爲相子終其次也夫李克  
之言則猶有未盡也季子之進賢也不望報而翟  
黃望報曰其體之風亦平野文君報。齊威王游於瑤臺成侯卿來車從甚都王望之謂  
齊威王游於瑤臺成侯卿來車從甚都王望之謂

左右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  
以責之受人者有以易之王試問其說俄而成侯  
卿至謁曰忌也來王不應如是者三王徐曰以國  
之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曰死黜幸赦之得言其  
說是忌之舉賢也是王之用人也昔者忌舉田居  
子爲河西而秦梁弱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  
綺羅而朝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  
盛舉田種首爲卽墨而於齊足究舉刁勃子爲大  
士而民益富九族益親舉此數良人者王安枕臥



耳何患貧哉夫成侯卿之舉賢則爲富貴也晏子則不爲富貴者也晏子與高繚遊十餘年景公欲從而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仕進之臣何足以補君晏子之言是矣不爲望報不爲富貴而惜乎晏子之未有所舉也曰思也來王不舉也晏子曰以國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使太問之曰是越石甫也齊人纍之晏子曰噫解左

驂贖之載與歸不辭而入越石甫請絕焉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得交也而免子於患猶爲罪乎越石甫曰吾聞士絀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歸而不辭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謝之曰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以是尊之以爲上客夫以爲人才不及晏子耳何晏子之未有所舉也淳于髡侍於宣王與之論好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玉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



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好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驕驪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亦好亦好馬矣古者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亦好味矣古者有毛廬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亦好色矣王必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故晏子猶未有與於推賢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我所以治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

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教不齊所以教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在於此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觀聽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之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夫子賤亦未嘗推賢而達之也然其道有大於推賢者曰有利於國家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隰朋善煎熬賓胥無善齊和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御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夫管仲諸賢則猶求富貴也然其道有進於富貴曰使君得其志以於齊與民歸之八也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

之乎相連曰富之則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有鄭歌者倉石二人可與之田萬畝居久不與烈侯又命與之相連未有以易也番吾君謂相連曰君實好善而未有所持今公相趙四年亦有所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此三人者皆足以移君所好矣相連乃進是三人者明日牛畜侍道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教以選練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教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使國無不克烈侯悅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矣益其



傳不集作  
祿以官三人故如相連可謂使君得志不求富貴者矣。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叟問焉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間虢亡其有說乎叟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自謂賢是以亡也文公輟田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其人安在公曰未與之來也趙衰仰首而歎曰哀哉古之君子聽其言則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則棄其身故晉國之推賢者莫如趙衰也或論趙衰與咎犯之賢也有士

欲達於文公因咎犯終歲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之故晉國之推賢者莫如趙衰也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君賴其利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故晉國之推賢者莫文子若也漢朱邑仲卿舒人也以治行人爲大司農惇厚



公直不可交以私膠東相張敞與之書曰明主游  
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敞遠守  
劇郡馭於繩墨胷臆約結固無奇耳卽有亦安所  
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  
穰歲餘梁肉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領魏倩  
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因時各達  
英雄如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  
而進矣邑感其言始薦達賢士大夫朝廷多得其  
助焉昔子貢問於夫子曰春秋之大夫孰爲賢也

夫子曰其鮑叔子皮乎子貢曰抑其管仲子產也  
夫子曰吾聞鮑叔之薦管仲子皮之薦子產至於  
管仲子產則未有所舉也故舉賢推能則惟鮑叔  
子皮有焉管子地員篇云鮑叔牙與管仲之遇也  
按舉賢之說春秋尙之後世以權歸上外避朋黨  
而陰固爵祿是或一道也管子人臣篇云自其長  
各任舉章第十三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任舉之事。人主之所惡也。然不任舉。則人臣無以  
事其君。通者相讓。任者相助。有善相引。有過相規。  
各位相讓。功過共事。久而不渝。遠而不疑。故朋友  
之誼正。而後君臣之道備。使爲人臣者。自私其身。  
聞見違人。利祿與已。得則據之。不任一人。不舉一  
事。上諛其君。下悅妻子。此則傭隸之所治也。儒者  
以善公之人。以賢公之友。以爵祿公之天下。人君  
以是取臣。則朋黨之疑。消彙征之途。闕也。蓋至什  
方春秋時。列國卿士。相與善者。有吳季子。鄭子產。

晉叔向。范宣子。季札。過鄭。子產貽之編帶。季子報  
以紵衣。讌就學焉。病就宿焉。語執政。而必歸之禮  
也。子產之鑄刑書。叔向以書告之。曰。始吾有虞於  
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  
爭心也。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  
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猶懼其未也。  
故誨之以忠。使之以和。泄之以敬。斷之以剛。猶求  
聖哲之士。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可任使也。  
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



於書徽幸而成之不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漁立謗政制參  
辟鑄刑書欲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  
辟之有民知爭端則將棄禮而徵之書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亟行終子之世鄭其敗  
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矣子產復之  
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遠吾以救世也

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及范宣子聽晉政諸侯之幣  
重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不聞  
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  
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  
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夫令名德之輿也  
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  
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上  
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



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生我而  
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  
幣故如叔向子產則可謂聞善相告見善相示者  
矣國風國風之采也晉始作三軍謀元帥於趙衰趙衰曰郤  
穀河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  
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  
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佐之荀林

父御戎魏犇爲右郤穀卒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  
軍士德也及後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  
役先且居之左軍也善君伐有賞善其君有賞能  
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  
胥臣先都在乃使先且居佐上軍公曰趙衰三讓  
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源作  
五軍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將新下軍先  
都佐之晉諸君子於是多讓也故爵位相先則趙  
衰狐偃諸賢之謂夫夷時之蒐先軫已沒於秦師



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矣公欲使箕鄭父  
先都將上軍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  
勲不可廢也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綿上之  
蒐則范匄爲政故晉人三蒐而卿大夫之名著於  
天下爵位相先之謂也  
宣王之末年王政始衰杜伯驟諫王欲殺之左儒  
不可王遂殺之左儒曰臣而失言於君不忠失情  
於友不信遂死之蓋自是周無諍臣也荀林父之  
敗歸而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

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  
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艾也困獸  
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曰莫  
余毒也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今天或者再警  
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何以競乎林父之事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  
之於是晉侯使復其位叔孫豹會諸侯於虢而季  
孫宿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曰尋盟未退而魯伐  
莒竇齊盟矣請戮其使於是趙文子求貨於叔孫



梁其鏗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豹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晉人猶請，乃裂裳帛而與之。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有是三者，又何戮乎？乃爲請於楚而舍之。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士貞子叔孫豹有焉。

建武中，徵范升爲博士。范升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守呂羌俱修梁邱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

明臣不及也，而不以時退，與恭竝立，知羌學又不能引達誠慙，負無以立於世。夫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上不許而愈嘉其賢，後升爲出妻所告，出繫論死。楊政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旁草間，望駕至，持章叩頭，白升冤。且曰：升三娶，僅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虎賁懼驚乘輿，引弓射，不退，旄頭刃之，傷胷，又不退。上爲下尺，一出升。詔理官曰：乞楊生師，故如范升。楊政可謂爵位相先，患難相死者矣。自是而後，志節



之士浸習成風然非仁人不能也。

鍾興嘗受公羊春秋於丁恭興以授皇太子諸王得封關內侯引拜興前謝曰臣無功不敢受爵上曰生教訓太子諸王明先聖之道非功而何對曰臣經受之師丁恭臣適傳誦耳於是詔封恭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閔揚州從事畢凱上不許乃拜榮爲博士引閔爲議郎當建武中豫章何湯以選明經授太子書上從容問若本師誰也曰臣

師沛國桓榮上卽召榮問尚書大善之曰得生幾晚當時司徒歛坐汝南度田不實論死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十七自繫求代死而歛已瘞死獄中於是掾陳元上書追理得賜卹綬贈賻焉及後黨錮禍發李固杜喬先死非命有詔暴尸敢臨者族固弟子汝南郭滄年甫成童左持章奏右貫鈇鑕乞收葬不許乃往臨哭前陳辭與南陽董班守固喪不去太后聞而不誅會喬故掾楊匡聞喬死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



憤爲門亭史守護尸驅蠅蚊積十二日乃要鉄鑽  
詣闕請收骸太后許焉蓋是時重經師氣節相勵  
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則東漢諸賢盛於春秋焉  
廉范叔度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辟爲功曹會融  
爲刺史所案當得重譴欲以權相濟託病去融大  
恨之范東至洛變姓名爲廷尉獄卒居亡何融果  
繫獄范侍衛左右甚勞苦融怪其爲范而殊不意  
謂之曰卿何似我廉功曹范訶之曰君困眩瞽耶  
融繫久成病范隨養視竟融死不言身自挽車送

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所受學師薛漢坐  
楚獄誅衆莫敢視范往斂收之帝召入詰責范叩  
頭曰臣愚無狀以爲漢已伏誅亦足示國法矣臣  
不忍師資之情罪當坐帝以其詞直壯之問曰若  
豈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屬乎對曰  
褒臣曾祖丹臣祖也帝曰怪卿膽志乃爾知是也  
以爲雲中守其後有戴就者爲郡倉曹掾太守成  
公浮坐誣賊罪部從事薛安按之收就下獄使證  
太守備五毒不易辭又燒鍬斧使就挾於肘腋就



信行集傳  
語獄卒。熾之勿冷也。每上彭考。因止酒食。掇體中  
焦肉墜者。自啖食之。又覆船下。薰以馬通。以大針  
刺指中。卒不肯服。安乃呼謂之曰。太守罪穢。狼藉  
卿何故。以骨肉相扞。就對曰。太守剖符大臣。以死  
報國。卿雖銜命。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  
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乎。安奇其節。乃解械  
更與美談。表釋其事故。廉范而降。至於戴就。亦可  
謂患難相死者矣。當戴就時。有繆彤。仕縣爲主簿。  
縣令被章。見考。諸吏皆畏懼。自誣彤。獨證據其事。

掠考備至。體生蟲蛆。更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  
免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湛病卒。彤送還隴西。會  
西羌亂。湛家皆避去。他郡彤獨畱不去。爲起墳冢。  
潛穿土窟。晝伏夜作。及賊平。而墳已立。是皆未至  
於中道也。而激勵名節。爲難能。雖通儒無譏焉。  
漢魏而後。士林於死黨之說。蓋自杜衆與李雲並  
誅。而廷無危論。又自陳容與臧洪俱死。而世少安  
瀾。至於孫盛斷踝以明三陸。劉濂結衣以從其兄。  
南北人才。彫墜盡矣。唐宋之薦舉。與晉魏之表讓。



半爲空名其姻摺推遜惟婁師德盧懷慎有足稱  
焉師德稱戰將有邊功而黽勉受唾以承垢德嘗  
薦狄仁傑可爲宰相仁傑不知也數短之武后謂  
仁傑曰師德賢乎仁傑曰師德往爲將謹守著勞  
賢則不知也又問師德知人乎仁傑曰臣與共事  
久未見其知人后曰朕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  
謂知人矣出其奏示之仁傑慙出而太息曰婁公  
盛德包容我久我終不能測其涯際矣盧懷慎以  
清儉聞不營產業得祿賜遂散於故人親戚輒盡

及在大位自以才不及姚崇每事皆推崇久之以  
疾乞骸又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旣屬疾宋  
璟盧從愿往候之見敝簀單席門不具帷箔會風  
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別已執  
二人手曰上求治業倦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者  
公等志之其遠慮如此武后時嘗問仁傑曰朕要  
一好人任使有乎仁傑對曰何所用之武后曰使  
爲將相耳仁傑曰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  
李嶠蘇味道足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大才用之



以成天下之務乎。武后悅曰：是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忠於國家。後乃徵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未用也。后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以爲可相，非可爲司馬。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后又令舉內外可爲宰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亟用之。卽時召見，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故如婁師德、盧懷慎、狄仁傑、姚崇者，可謂知所任舉者。

矣。唐時天子猶留意於人才，如常何之於馬周，張循憲之於張嘉貞，皆發一策核一事，奮跡天衢之上。最後稱李吉甫之納裴垍，取筆疏列三十餘人，數日之內，拔用殆盡。然互有短長，不臻於純儒。宋時稱呂蒙正聖功爲相，孜孜以薦引人才爲先務。每四方官吏詣謁，必問其所在人才姓名，行事去輒疏記，置夾袋中。有一人數見稱引，輒先用。故在位布列，咸稱得人。真宗東封，行過洛，卽其家省之，引



見諸子問誰可用者對曰臣諸子皆駑不足用有  
姪夷簡在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客有富言者白見  
其子請得侍太祝學許之既見大驚曰此兒他日  
名位與吾埒而勳望過之勅諸子禮貌則鄭公弼  
也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云何對曰大人居位  
甚稱但外人頗云無能蒙正笑曰我信無能但有  
一能能用人耳其後有虞允文彬甫初在郎署爲  
秦檜所擯不用既與相康伯有舊亦不相往來乾  
道初始以陳俊卿薦參大政尋出撫蜀已復召爲

相嘗稱宰相以人才爲要務每以人才列爲三等  
有聞見輒記之號館才錄次第舉用其所甄薦如  
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李燾之  
倫皆一時名賢又舉梁克家自代遂與併相允文  
生於衰朝以采石之勳動主知不能與前宋比績  
而其薦名士抑金使薦朱熹識器邁於時賢故任  
舉之道呂蒙正虞允文有焉  
史魚數薦蘧伯玉於靈公靈公曰諾其後未用史  
魚入曰臣聞抱玉入廷不如貢賢夫國危者則思



安安國以人用人以賢君何疑焉靈公未之信也  
以謂史魚庭褒虛飾良久乃應之史魚出謂其子  
曰昔禽息碎首以薦百里奚吾則未能也今言伯  
玉於公而公不信則不如死也將自殺以明之曰  
我死勿斂用伯玉乃斂靈公聞之曰痛哉寡人徒  
以史魚謙退欲進士也而不意其信如此也是寡  
人之罪也乃拜伯玉而後哭史魚也伯玉使於楚  
逢公子皙濮水之上接草而待曰聞生士可以託  
色申士可以託詞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

託乎伯玉曰謹受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從容言  
士王曰何國最多士伯玉曰惟楚多士而楚不能  
用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而吳善用之賁  
皇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子皙濮水  
之上是將使吳用之乎使晉用之乎於是楚王發  
使者追子皙於濮水之上是非伯玉之言而楚先  
臣之言也繇其道亦可以久遠故久相待遠相致  
則史魚蘧伯玉有焉

接任舉之事同穴易生漢人救以連坐其弊愈滋



要以儒術相資不爲黨耳

### 特立獨行章第十四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以爲高不加少以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道在天下德在一身專而治之以爲靜公而與之以爲正言者不得已而鳴之也急於知則有智名急於爲則有勇功臨深爲高非勇也加少爲多非

智也以爲可爲而輕爲之則與世同治以爲不可爲而不爲則與世同亂異同在於世是非正於已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火之與澤皆靜也或上或下皆正也火不臨深澤不加多二女異志不言而分行故謂之睽易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兌者少也巽者長也兌陳而巽伏少女將外長女在內則必有取之者矣失是不取過不在我故謂之大過君子之在同而異獨立不懼則取之此也人臣以是事君則怨惡少



而禍譴不至也。魯有周豐者，哀公執贄請見之，不可。公使人問焉，曰：「有虞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敢問何施而得此於民也？」豐對曰：「君不察乎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莅之，雖固結之民，其有不解乎？是非周豐之言，而夫子之言也。」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

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微吾子，吾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桷，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安不至矣。君昧爽櫛冠，平旦聽朝，衣物不應，亂之端也。以此思憂，則憂安不至矣。君平旦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以此思勞，則勞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



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可數也。以此思懼。則懼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凜乎以朽索馭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危之至也。周豐之言。蓋本於此。故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則周豐有焉。

桓公田。至於麥邱。見丈人焉。問曰。子年幾何矣。曰。八十有三。公曰。美哉壽乎。子以壽祝寡人。麥邱丈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民是寶。桓

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麥邱丈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恥下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麥邱丈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曰。此一言者。非夫前二言之匹也。請更之。丈人再拜而起曰。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前二言之長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以謝也。臣得罪於君。可因左右以謝也。昔者夏桀殷受。得罪於羣臣百姓。莫爲謝者。至今不赦。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夫



麥邱之言甚似夫祝鳧已疵之言也。桓公踐位，令  
鬻社塞禱，祝鳧已疵獻胙焉。祝曰：使除君之苛疾，  
與君之多虛而少實。桓公不悅，瞋目而視。祝鳧已  
疵又授酒，更祝之曰：使去君之多虛少實，又與君  
之自賢。桓公怒，將誅之。以告管仲，管仲曰：是善祝  
也。君不自賢，則受胙。永年故麥邱丈人祝鳧已疵，  
亦可謂陳言而伏靜而正者也。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  
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爲不端？曰：固然。

從者掇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疏糲之食，  
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文  
侯曰：何謂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牆壞  
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不端，云固  
然者，教我無侵封疆也。園不掇桃，豈愛桃哉？教我  
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羹，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  
無多斂，以省飲食之養也。甚矣箕季之似子罕也。  
士尹池爲楚使於宋，子罕享之。宿子罕之舍，南家  
有牆擁於前而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



池問之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徙之曰吾待輓而食三世矣今徙則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是以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何可禁也士尹池歸謂楚人曰宋不可攻也其君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故子罕與箕季可謂靜而正之上弗知者矣魏文侯則可謂知也晏子之宅近市而湫隘景公命更之辭曰君之先臣容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

貴賤乎對曰踊貴屨賤蓋時繁刑鬻踊者多公聞之爲之省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而毀之謂里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因陳桓子以請乃復其舊甚矣晏子之言似管子也桓公觀於廡問廡吏曰廡何事最難廡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則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則直木已傅曲木亦無



所施矣。如管仲、晏子之言，則所謂靜而正之，上不  
知者矣。木又。木曲。木順。木日。木對。木無。木無。木無。  
張釋之從文帝登虎圈，帝問上林尉諸禽簿，十餘  
問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甚悉。文帝曰：吏不  
當如是耶？尉無賴，召釋之拜嗇夫上林令，釋之久  
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帝曰：長者也。又  
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帝復曰：長者釋之曰：夫  
絳侯東陽侯稱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  
效此嗇夫諛諛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吏亟

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今陛下  
以嗇夫口辨超遷之，臣恐天下風靡不可不審也。  
於是拜釋之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  
門，釋之劾之。太后使使赦太子、梁王，乃得入。故如  
釋之者，非急爲麤翹者也。汲黯爲主爵都尉，武帝  
對汲黯言治，云：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默然變色。  
罷朝，或訾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張湯更定律令，黯於帝前



質責之曰湯爲正卿上不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也至乃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如汲黯則可謂麤翹者矣然觀其斥公孫宏揖衛青諫殺近臣正廟樂章何其靜而正也

張釋之從帝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出走驚乘輿馬使騎捕屬廷尉釋之訊無他比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不敗安得輕比

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共天下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上玉環捕得下廷尉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至盜先帝廟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共承宗廟也釋之免冠頓首曰法如是足也令盜廟器而族有如萬一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將何以加其法乎上白太后當廷尉議是故如釋之則可謂靜正者矣當汲黯時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軍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不具上



怒欲斬長安令黯進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  
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傳次  
之何至今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  
帝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  
黯請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  
兵誅之死傷糜費不可勝計臣以爲陛下得胡人  
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事之家所鹵獲因子之以  
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旣不能又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待養若奉驕子愚民何知市賈長安中物而

文吏繩以法爲出闕財物於邊陛下縱不能得匈  
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人是  
所謂疵其葉而傷其枝也繇是而觀則是汲黯之  
靜正汲黯之不急爲也賈其而事人而優其不

鮑永君長司隸校尉宣子也事更始擊青犢有功  
封中陽侯光武卽位徵之不至知更始亡乃發喪  
臨上將軍列侯印綬幅巾詣河南謁帝帝問永卿  
衆安在永燔席稽首曰臣事更始不能安全誠慙  
以其衆幸富貴悉罷之矣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



時政懷未拔拜諫大夫謂之曰關東素畏卿卿可  
將故人詣城下譬曉竟降之還賜洛陽里第謝不  
受又爲司隸校尉劾趙王良不敬朝廷肅然時扶  
風鮑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所謂貴賤斂手以避  
二鮑者也永行縣道經更始墓下引車入陌前趨  
拜從事止之永曰寧有親北面事人而過墓不拜  
者乎竟下拜盡哀去至扶風椎牛土苟諫冢帝頗  
意不平張湛進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至仁不  
遺親忠不忘君恩之篤也帝意乃釋故不臨深爲

高不加少爲多鮑永有焉  
史弼公謙少篤學辟公府遷北軍中候劾渤海王  
險僻乞露章宣示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也遷尙  
書出爲平原相時詔舉鉤黨郡國所奏連至數百  
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責從事案問曰朝廷疾  
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黨有五近國甘陵  
分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  
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夙異他郡自有平原  
自無何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善良濫刑以逞



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耳所不能也從事  
大怒卽收郡僚下獄爲章劾弼會黨禁解得贖免  
旣當舉孝廉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  
假鹽稅弼收付安邑獄遂考殺之覽因誣弼誹謗  
檻車徵下廷尉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前孝廉  
魏劭毀變形服爲家僮護弼弼遂受誣當棄市劭  
與同郡人賣郡邸以賂覽得減死輸作故不臨深  
爲高不加少爲多史弼有焉北軍中領校弼王  
皇甫規威明當西羌叛時寇三輔規方年少策將

軍馬賢必敗旣而果然乃上書自請討羌不許沖  
質間舉賢良方正對策論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  
爲權貴所惡自免歸冀誅拜泰山太守會諸羌復  
叛復自請討羌詔以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  
零吾破之諸羌慕義降者十餘萬諸中貴又共誣  
陷之乃上疏自訟曰臣以糾李翁等五臣五臣支  
黨半國中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結諸羌酬  
以金錢若臣私財則家無擔石如出官物則文簿  
可稽就臣愚惑審如人言能賂羣羌令來降者前



世尙賂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臣以私財。柔服叛羌。何罪之有。自永初來。將出覆軍者五。動費鉅億。及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封爵。今臣還督本土。絕交離親。衆謗陰害。固其宜也。乃得徵還。竟輸作左較。後復拜度遼將軍。以送客越境。及附黨自劾。不報。如皇甫規者。雖羸翹。亦可謂世治不輕。世亂不沮者矣。泰山太守會稽黃真。蓋勳元固。爲漢陽長史。與從事蘇正和有郤。及正和案武威太守罪。權貴恨之。刺史梁鵠欲殺正和。

以爲解勳力保全之。正和詣謝勳。亦不見也。後刺史左昌盜軍資十萬。苦勳數諫。遂與勳別屯。及爲賊所圍。勳亟還救之。而免。後救夏育於畜官。兵少。爲羌所敗。身被三創。不動。羌滇吾者知勳。曰。蓋長史賢人。殺之爲負天下馬。與之勳叱死。不肯上。羣羌服其義。乃送還漢陽。及董卓廢少帝。不道勳質。責之日。昔伊霍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矣。卓心憚之。是時公卿而下。見卓皆不敢仰視。惟勳與亢禮。會司隸校尉缺。



王允欲推勲卓曰此人明智有餘不可假以雄職  
乃以爲越騎校尉一日朱儁詣卓卓怒曰我百  
戰百克皆決於心卿勿妄言污我刀勲正色曰昔  
武王明聖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天下之口  
乎故如蓋勲亦可謂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  
異弗非者矣趙三不應美鄭吾香映慎曰蓋  
用世之士特立獨行宜其難也出世之士皆非異  
已者見沮於亂世臨深爲高收聲而伏隱約而已  
矣夷攷其行澡身浴德不輕不沮捐同異泯高多

動靜合宜有裨於世道其惟黃憲仇香管寧陳寔  
鍾皓祁原諸君稱焉聞見諸篇故不復陳也王

按特立諸儒不以陳言自見間亦有之必以草野  
麤翹見譏故聖人特著之於此張

禮規爲章第十五貞吉以五志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尙寬強毅以  
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  
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四  
天子無不仕之臣則有豢畜臣下之心儒者有仕



宦之心。則其規爲賤於奴隸矣。慎靜尙寬。強毅與  
人。博學知服。廉隅文章。此四者皆大臣之器也。然  
非其道義。不臣不事。孟子曰。達可行之天下。而後  
行之。達不可行。之天下而行之。則其規爲有不足  
觀者矣。易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  
所疑也。正志則干祿者知愧。無疑則終遯者不悔。  
火在於山。天用其明。澤在於山。天用其清。二者嘉  
肥之藪也。天子以是取其臣。故頑貪絀而先王之  
道舉也。宜有輕於其辭。黃帝以香香。聖人

建武初。物色嚴光。久之未得也。後齊國有得之釣  
澤者。三聘乃至。上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上卽光  
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獨不可相助爲理乎。又臥  
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固有志。何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  
升輿歎惜去。司徒侯霸遣吏奉書前。迓光。光發書  
竟。謂吏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差不。吏對曰。位  
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吏述霸言。屈相  
顧也。光笑曰。是非癡而何。吏求報。乃投劄口授之。



曰君房是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  
諛順旨要領絕吏求益光笑曰買菜乎求益耶霸  
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耳帝每引光入道  
故舊相對累日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  
下差增於往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以終  
其後順帝時有樊英者通五經善風角河洛七緯  
推災異輒效隱壺山之陽前後徵辟皆不至乃備  
元纁切責州郡趣駕上道至京復稱疾不起強輿  
入殿不爲禮上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富

君能貧君君何爲慢朕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  
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安能生臣安能  
殺臣臣見暴君如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况得而貴  
之乎布衣環堵之中晏然自得雖萬乘不易又得  
而賤之乎臣非禮之服萬鍾不受伸其志雖簞食  
不厭陛下又安能富臣貧臣哉帝不能屈而重其  
名高爲設壇場具几杖待以師傅之禮數月稱疾  
篤以光祿大夫賜告歸并丹大春通五經善談論  
京師謂曰五經紛綸并大春建武末五王居北宮



皆好賓客，更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以外戚貴，寵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當致丹，而別遣人劫之。丹不得已，至，就故爲設麥飯蔥葉之食，丹推去之，曰：君侯不能供甘旨，安能饌先生乎？俄而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謂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臺佟，字孝威，隱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執贄見之，謂佟曰：孝威居身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全性命，存神養和，何苦之有？如

明使君奉宣詔書，日夕怵惕庶事，乃爲苦耳。遂去，終隱不見。如嚴光、樊英、井丹、臺佟者，亦可謂不臣不事者矣。慎靜尙寬，強毅與人，博學知服，砥礪文章，或未之兼舉也。韓康伯休，采藥名山，賣以自給，口不二價者三十年。有女子從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若豈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本欲逃名，而爲市中女子所知，何用隱爲？乃遜入霸陵山中，使者奉詔造康，強之康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往。亭長方修道奉徵君，而康柴車至，亭長



奪其牛既乃知其徵君也。使者欲治奪牛罪，康曰：自老子與之，何罪？既卽路，乃從車後逃去。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至城府，夫婦相莊如賓，獨與襄陽司馬徽善。一日渡沔，上冢未反，徽至竟入呼德妻作黍，云徐元直當來，俄而德公與元直至，不知孰主客也。劉表數延請，不能致，乃就見之。龐公釋耕壟上，妻子耘於前，表問曰：士全一身，孰與全天？不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息，趣舍亦人之巢。

穴也，各得所棲息而已，故慎靜尙寬，強毅與人則韓康龐德公有焉。事則劉惔長而志尚，精尙張霸嘗云：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人不善加已，直爲受之，豈顧報哉？用是道亦可以入世。其後有孫登，公和者，於汲郡北山爲土窟居焉，夏編草爲裳，冬散髮自覆，好讀易，撫絃琴，見者皆親樂之。人或擠之水中，觀其怒，獨出，水顧笑而已。魏文使阮籍詣之，箕踞相對，籍談笑終日，登始無所應，稽康從之游，三年乃誠其保羅，全年見其寢處，惟竹



實數斛。杵臼一具而已。夏統仲御者，會稽人也。事母孝，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勸之試仕，統作色曰：「諸君之遇我至此耶？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敷謨，賡歌令遭濁代，當與屈生同汙共泥。汙隆之際，自與沮溺耦耕，豈有辱身降志州郡之下耶？」以母疾，詣洛市藥，會上巳，王公遊洛，車騎如雲，統曝藥，子不一顧，賈充怪問之，因爲談風土，上下大禹、泰伯、曹娥、伍胥之事，愴慨刺舟而去。故慎靜尚寬，強毅與人，則孫登、夏統有焉。尚寬、靈芝與八人。

皇甫謐曰：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生不爲次，死不爲人所惜，至矣。介之推曰：身既隱矣，焉用文之？然而文卒不廢於巖谷。張璠子明游太學，兼通內外，後歸里，袁紹屢辟，皆不應，移居土黨，再遁常山。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通消復災異者，郡果進以病老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謝不敢，但遣主簿奉書致禮而已。青龍中，張掖元川溢，寶石負圖，璠見之以爲將來之徵，正始中，戴鸞巢於門陰，璠



謂門人曰。戴篤陽鳥也。而巢於門陰。此凶祥也。援琴歌之。旬日卒。凡百有五歲。戴達安道。少博學。善屬文。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召鼓琴。達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豈王門伶人哉。徒會稽剡山。性高潔。以禮度自將。深以放達爲非。嘗著論曰。儒家尙譽。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容貌相欺。至於末。僞道家去名。欲以篤實也。既失其本。則情禮俱虧。至於末。薄非。木之失。而弊者託。公本以自縱也。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定情。苟乖其本。聖

賢亦如之。何哉。故如張醇。戴達者。可謂博學。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者矣。文選長世。哥。中。後。賈。辭。又。沈麟士。武康人。博通經史。有高尙之心。執喪盡禮。居貧。手織簾。口誦書。嘗織作誤。傷手而泣。或云此不足痛。何泣也。曰。傷不痛。但毀遺體而悲耳。或有認其所著屐者。麟士曰。是卿屐耶。笑而與之。已送屐還。謝前誤。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元嘉末。以抄書至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何人希之。則是耳。遂歸隱。吳差山。或勸之仕。答曰。魚懸獸



檻天下。一契聖人前悟，所以吉先誠，未能景行坐忘。奈何不希企日損乎？吳興守張永欲請爲功曹。麟士笑曰：君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僕寧蹈東海不受此黥劓也。故如沈麟士，可謂博學知服者矣。阮孝緒，陳留人，以不樂爲從父後，旣冠之後，嘗欲跡赤松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父喪，不服綿纊，卽茹蔬有味，輒吐之外。兄王晏旣貴，孝緒避不見，嘗食醬而美，問之，從晏所得也。遂覆醬，及晏誅，親戚交爲之危。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竟獲

免。嘗入鍾山，母驟病，兄弟趣召之。母曰：孝緒行至矣，果心動而反。世傳母病，須葭，孝緒從鹿行，得葭者也。母歿後，遂絕交游。惟劉歊兄弟時一造見之。梁兵圍建業，樵蘇不宿，僮婢樵鄰墓以繼火。孝緒聞之，不食終日。故博學而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沈麟士，阮孝緒有焉。孝緒初撰高隱傳，上自黃炎，下迄天監，分爲三品，以言行超逸，姓字不傳，爲上。終始不撓，姓名可錄。次之，掛冠塵世，棲心寰表。又次之，凡百三十七人，以示劉歊、劉訐、歊曰：昔嵇康



爲贊缺百。迄今可四十。寧俟吾輩成之耶。孝緒笑曰。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當獲麟於二子矣。歎訖。果前卒。孝緒益爲二傳。及孝緒益爲百四十。故如孝緒。可謂博學以知服者矣。孝緒之先。有孔淳之。雷次宗。朱百年。褚伯玉之流。皆湛泉石。自處在文質之間。其文學砥礪者。有顧歡。元平。世寒。素爲農夫。歡貧。無從受業。嘗詣鄉學。倚壁聽誦。夕燃松節讀書。聞東遷邵元之。通五經。遂假傭書從之受業。母亡。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廬

於墓。卒喪。遂隱於天台山。每日出戶。山鳥皆就其掌取食。同時有山陰孔佑。隱四明山。嘗於山谷中見錢數百斛。眎之與瓦石無異。嘗有鹿中箭來投佑。佑爲拔箭。日飼之。創愈乃去。故近文章。砥礪廉隅。顧歡。孔佑亦有焉。蓋自阮孝緒而後。巖谷溷於緇黃。巢許篡於道釋。隱居之士。幾絕。閭巷伏習者。其於高隱。無稱焉。無以觀之。昔景暕不文。事其庶齊。宜王召田過而問焉。曰。君與父孰重。田過曰。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也。對曰。非君之



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  
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  
爲親也宣王愷然無以應之若是則不及事其親  
者不宜仕於君也漢有周磐者汝南人治古文尙  
書洪範五行左氏傳言行爲諸儒所宗居貧養母  
儉薄不充讀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歎始就孝廉  
之舉和帝初命三邑有惠政以母老棄官母卒毀  
頓廬墓教授常千人公府三辟有道慨然曰吾親  
歿矣從物役何爲遂不應晉有何琦者廬江人少

孤居陽谷事母孜孜色養患不給補郡吏以養及  
母喪泣血杖而後能起殯而火匍匐撫棺哭天爲  
反風服闋慨然曰嚮所爲出身仕者微祿養親也  
今無怙恃復仕何爲於是恬澹養性耽翫典籍終  
老不交人事故如周磐何琦者親沒之後不臣不  
仕雖分國之半猶如錙銖也故親沒之後而猶且  
仕者宜天子之所賤也  
田饒事哀公三年而不見察乃請於公曰臣將去  
此而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不見夫雞乎



戴冠文也。傅距武也。敢鬪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雖有此五德君猶朝夕而瀹之何也。以其從來近也。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梁黍無彼五德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今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然則慎靜強毅博服廉隅不見察於君則不宜臣仕也。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可謂見察矣。而姜肱不出靈帝踐祚陳竇見誅曹節思致天下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聘姜肱爲犍爲太守姜肱慨

然曰吾以虛獲實徒長聲價盛明之際尙不委質况政在私家哉遂浮海去莫知所之延篤叔堅嘗爲侍中帝數問政事婉辭密對可謂見察矣李公又稱其有玉佐之才而延篤款款安於將廢之命消搖內階詠詩南軒願沒牖下以見父祖故如姜肱延篤者或臣不臣或仕不仕要其規爲有以自其處也故人臣事君不見察於君而猶且臣且仕者亦明天子之斯惡也本古立義同而義不同而義

交友章第廿六同游並立傾樂醉不恐入不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言不見察於世而終且且且且合志同方非爲比也營道同術非爲黨也並立則樂故能和相下不厭故能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故志有終而道相濟也本天者圓本地者方方而後能立立而後能行行而後義起焉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故進不爲利退不爲害也同人之離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聖人之貴同也如此故同義者君子之事同利者小人之道也人主不知利義但曰惡同故小人讒險以敗善類人主惡同君子尙獨而旅進者進易退者退上下噂沓無與事君詩曰民各有心送云不迫又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天子以此察臣則和衷可致而讒陷不作也

少昊高陽氏娶鄒屠氏之女分姓九人曰駱明蒼舒隤斨檮戡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駱明長自



爲族蒼舒而下。所謂八愷也。皆能率少昊之德。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舜實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此八愷者。非其  
性殊。皆服少昊之教。志同道合。故其趣舍進退亦  
同也。帝嚳高辛氏娶嫫訾氏之女。分姓九人。曰摯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摯。自爲  
族。伯。奮。而下。所謂八元也。皆能率帝嚳之德。忠。肅  
恭。懿。宣。慈。惠。和。舜實舉之。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  
不時序。地平天成。此八元者。非其性殊。皆服帝嚳

之教。志同道合。故其趣舍進退亦同也。帝鴻氏有  
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反  
是。與此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者。北方之獸。  
無官竅。自爲淫樂者也。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  
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譖履慝。以誣盛德。天下  
之民。謂之窮奇。窮奇者。西方之獸。遇姦回。則負載  
飲食。遇忠信仁義之人。則搏之噬之。顓頊氏有不  
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  
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杻。檇杻者。東



方之獸人面虎足喜鬪不退者也縉雲氏有不才  
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天下  
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饕餮者南方之獸飲食  
無極者也此四凶者非有殊性爲不率先王之教  
叛堯舜之化陰懷異志凶德相比欲竊聖明之祿  
位與元凱親爲仇敵者也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元凱有焉元凱而後民獻十矢繼之者希矣  
垂隴之會鄭伯享趙孟焉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  
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  
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  
鶉之奔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非使人所得  
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  
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  
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  
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  
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



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叔向曰。是已侈。不及五稔。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故六穆者。合志而營道也。伯有敗類。而卒以戮。其喪志之謂歟。

韓起之聘鄭也。鄭六卿餞之於郊。韓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也。亦以知鄭志。子盞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羔裘。宣子曰。起不韞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

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子以君命。賦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患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六穆而後。五卿有焉。齊侯田。晏子待于逆。子猶馳而造焉。公謂晏子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



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啗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  
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  
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醲嘏無言時靡  
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  
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  
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  
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  
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  
如是夫天下之不同者可否可同者志也道也志  
同而通道同而謀猶之和羹而鬼同享和聲而神  
同聽之也故子猶之於晏子所謂合不同方營不  
同術者也賈客每賤滷帝問錯未嘗不言天下是  
當漢初時如蕭曹張季馮公汲黯鄭當時杜延年  
子定國黃霸龔遂張安世金日磾皆志同方而道



同術也。鄭當時行不純儒，慕長者，惟恐不見，誠門下客，無貴賤，無雷門者，執賓主之禮，性廉，不治產，奉賜以給賓客。每朝候帝，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嘗引以爲賢於已，未嘗名吏與臣屬，聞人言，如恐傷之也。至於張安世而密矣。安世嘗有所薦引，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遂弗與通。有郎功高，不調，來自言，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所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而郎遷，莫府長史遷去，辭。

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無所薦士，論者頗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與薦士？其匿名迹遠，權勢如此。杜延年爲大將軍，故吏大將軍光持法嚴，延年輔之以寬，會桑宏羊以反誅，其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大將軍欲坐史吳，匿反者罪，丞相千秋屢言之，不聽。丞相乃召二千石博士議史吳法，大將軍怒，且及丞相，延年乃奏記光，言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抵吳，恐於法已深，又丞相素無守，特



爲好言於下，其素也。擅召二千石，雖甚無狀，然及先帝時用事，非有大故，未可棄。其後丞相千秋死，子爲雒陽武庫令，而魏相方守河南，治郡嚴。丞相子自免去，相私自恨曰：「殆矣！大將軍聞此，必謂我用丞相死，薄其子也。」已而果然。故魏相之用法，亦猶與杜延年同術也。于定國之爲廷尉，人以方之。張釋之嘗念居平處大事，當依經義，而自傷淺學，乃迎師受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

哀鰥寡，釋疑滯，致慎重之意。及後黃霸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遷丞相長史，坐長信少府夏侯勝非毀詔書，不舉劾，繫獄。因從勝受尚書獄中積三歲，乃出。故杜延年于定國營道同術，而又與魏相黃霸合志同方也。黃霸外寬內明，習文法，溫良有讓，用潁川起至丞相，人以爲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蓋其時治法嚴，痛繩羣下，俗吏相歐，霸有所不樂。故黃霸之損，乃所以爲益也。方張安世時爲光祿勳，郎有醉溺殿上者，主事白



行法安世曰何知其不反水漿耶郎汙官婢婢兄  
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蟻衣冠署責之其隱人過  
類此及丙吉爲相掾史有贓罪不稱職輒與長休  
告終無所案驗或謂吉曰君侯爲相姦吏得成其  
私終無所懲艾吉曰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  
竊鄙焉故不爲也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  
醉嘔丞相車上吏曹曰斥之吉曰是不過汙我車  
茵耳以醉飽之過斥士令此人何以自容則是與  
安世同術也凡前漢士多大體爲長者高行至京

兆郡守乃激發要於有爲其志趣畢睹矣武昭而  
後丙吉最爲長者魏相之相則丙吉或致之丙吉  
疾篤上自臨視問曰君卽不諱誰可代者吉辭謝  
曰羣臣行能明主所自知臣愚無所識上固問頓  
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國家法度習故事廷尉  
于定國執憲詳明天下自爲不冤太僕陳萬年養  
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三人行能皆在臣右惟上  
察之後三人者居位皆稱有盛名故並立則樂相  
下不厭丙定侯有焉



當顯宗時有鍾離意第五倫魯恭皆志道相同施  
歷三世而後名節之士並立相下近於名高激以  
宦寺而茅茹誼喪矣意當永平間爲尙書司農上  
簿有誤字帝怒召郎答之意入叩頭曰過誤人所  
時有若以爲罪臣位高罪重郎位小罪輕臣當坐  
前解衣就格帝意解貰郎又言百姓可以德勝難  
以巧服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  
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  
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詔有司慎人命

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頗采納焉肅宗時天  
子厭吏治苛刻下寬大之令倫亦言臣嘗讀書記  
知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政自殘光武承王  
莽之餘頗尙嚴猛後代因之遂成風俗不可得反  
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  
求宜申明其制自太守以下拜除自京師及道出  
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  
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可報罷不宜加以喜怒  
以明在寬魯恭本魏相之意推明陰陽以十一月



中孚議獄緩死則亦與意倫同術也意倫亦寡所薦士惟恭所辟選高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而門下者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但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如魯恭非爲苟同者矣

羊祜叔子九世清德郭奕嘗比之顏子累中書侍郎典樞要有違覆輒焚草所薦達朝士人無知者或謂其慎密已過祜曰君未三復於不密之誠乎吾懼其不及也及在荆襄墾田塞險與吳爲鄰時鼎足已成進趣未定不欲以疆場起爭始與吳人

戰必剋日不爲掩襲有進譎詐之策者必飲以醇酒每出畋游獵必止晉地獲禽皆分界護還之陸抗嘗病祜饋之藥抗立服之左右交諫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及吳主戾虐祜始發平吳之策又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中朝初欲以祜爲儀同三司祜表讓曰今光祿李喜秉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李胤清亮簡素正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



選臣何以塞天下之望。又封南城郡侯。祐引畱侯辭十萬戶事。謝之。故晉臣之稱和粹者。必曰羊祐。如羊祐。可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者矣。

魏舒陽元少。不爲鄉望所知。常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忽一日自課。百日習一經。輒登第。稍遷爲尙書郎。時欲汰郎官非才者。舒欲持襪被而出。曰。吾其人也。後將軍鍾毓每與參佐射。舒爲長史。常與畫籌。後遇朋不足。命舒充之。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

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山濤沒。舒領司徒。所得祿賜。皆散之。九族。時有陳畱周震。不利公辟。世稱爲殺公掾。舒竟辟之。無患也。年將及舒。輒以老病遜位。辭讓敦切。司空衛瓘與之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故並立則樂。相下不厭。魏舒亦有焉。

朱勃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衣方領。行短步。馬援裁知書。見而愧之。援兄况謂援曰。朱勃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旣而朱勃年二十。已



試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令，以故舊往來，時聞卑侮之言，不問也。及援遭薏苡之謗，惟勃上書白焉。章帝初，詔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詣闕謝。故如朱勃，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矣。

參軍張裔以武侯委意岑述，內不平，至交怨。武侯與書曰：君昔在柏下，柏下城壞，吾食不知味，後流

逆南海，吾寢不安席，今付大任，自以爲古之石交。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肉以相明，終不相卻也。况吾但委意元儉，而君曾不能相忍耶？張裔聞之，以是愧服。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後求交於吳質，吳質辭之。遼一日遇質，就之曰：僕托溫承委意於君，何以相孤如此？吳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雄士，往者將軍稱之不輟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



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故聞流言不信。武侯  
吳質有焉。當其時，許汜以豪氣而詆陳登，先主獨  
信其文武膽智，造次難比。雍邱以袁曹而疑臧子，  
張超獨信其天下義士，敦本能來。是雖武健仗俠，  
亦有儒者之一端焉。其先有雷義、仲公，舉茂才，推  
讓於陳重、閔貢，含菽水，盟心於周黨。又有扶風太  
守，引令長爲拜母之交，同邑前賢託妻子於後來  
之彥，如梁統之於孔奮，張堪之於朱暉，或交臂杵  
臼之間，或分手傭舂之外，皆本方立義，道同而進。

不同而退，使明主見之，不敢疑其黨。小人值之，不  
敢行其謗。無他，其道信於同，其志信於獨也。

按書稱一德一心，又稱同心同德。人主惡同，亦於  
義利辨之耳。立義同，則方術無不同者。儒者不言  
方術，而言志義。術圓而義方，內方謂之君子，內圓  
謂之小人。和同之間，辨之此耳。

### 尊讓章第十七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  
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



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儒者之務。至於仁而止矣。仁以盡人事。發人理。達人情。以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視天下之人道。無不可尊讓也。而又獨尊讓仁者。猶曰。是天命之畀。畀而王。故嚴毅別察。中有之。而不敢用也。曰。吾積和敬。以漸通於禮樂。如此而已矣。天下而有仁人者。出將體五德。以君臨天下。則吾勉強從事焉。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蓋謂此也。詩云。仲山甫

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儒者有是八德。以從事於人。則若天子賦明命。庶乎其可矣。人臣以是事其君。則充導凝承庶常吉士之任也。

書易皆稱九德。禮樂兼言六行。其專言仁者。斷自孔門爲始。其要歸於仁者。則儒行其至矣。儒行所舉十六行事。皆動足經世。存爲人師。而終之曰。猶且不言仁也。與論語所論由求赤陳文子諸人同意。子曰。中心好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好仁尙難。而



况於仁者乎。曾子曰：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富何富，則仁富也。天下之貴何貴，則仁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得而使之，惟仁以得之也。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成名於天下，非有土地爵祿之藉也。言爲文章，行爲裘綴於天下，故君子思仁，晝則忘食，夜則忘寢，日旦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孟子尊爵安宅之說出於此。

江都易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

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謂越有三仁也。何如？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况設詐以欺人國乎？由此言之，越未嘗有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乎？孔子曰：狠兮！其心礪乎其口，仁則吾不知。



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其中。則眉睫與之矣。瑕疵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故曰溫良者仁之本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仁也。何以告汝。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

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故曰敬慎者。仁之地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有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作其報而不知。爲人下者。其猶是乎。是非獨寬裕之謂也。然而培塿不生。松柏磽确。不長禾黍。故曰寬裕者仁之作也。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絀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者丘不爲也所謂至仁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也故曰孫接者仁之能也是非獨孫接之謂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援而弦之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援而弦之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之哀不盡子夏之哀已盡而皆爲君子何也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各中其節也夫禮之有節固優者之所絀劣者之所勉也故曰禮節者仁之貌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者。所言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道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持是三言者。可以觀人矣。故曰。言談者。人之文也。

仲尼將游泰山。行於郕之野。見丈人焉。鹿裘帶索。拾穗而行。歌瑟瑟然。適也。問其年。九十有五矣。是

榮啓期者也。問先生何樂也。對曰。其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一樂也。人有男女。男尊女卑。而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旣九十有五。三樂也。故有匡之弦歌。臨河而動操。援戚之起舞。曳屣而頌詩。皆有所以取之也。故曰。歌樂者。仁之和也。

曾子三仕於莒。而縵袍不完。子路曰。夫非施及貧窮。散及邦族。而能如此乎。晏子爲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而中外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賈生日。吾



觀於木瓜而知苞苴之行也。廚有腐肉則將士不附。鳧鴈食粟則農夫易畝。故曰分散者仁之施也。漢宣帝起民間習明吏治而丙定侯又起獄吏精於法律及爲相顧以三公而察吏心陋之不爲也。黃霸亦起卒吏習律令及爲通官顧寬和不畸於法非其天性溫良而然乎。其守潁川也有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

絕簿書盜財物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素甚者而已。薛宣亦稱能吏通法律顧患部刺史與郡縣事疏言部刺史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阿譴及細微轉相迫促使鄉黨缺嘉賓之歡九族忘親親之惠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諺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宜明申飭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又如龔遂所云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乃可治耳是皆溫良寬裕有得於仁本而丙吉黃霸皆



起小吏捐刀筆可謂溫良者矣金日磾少輸黃間  
養馬武帝行觀馬後宮羅列日磾獨不敢仰視帝  
志異之知爲休屠王太子後益親兩子皆帝弄兒  
日磾常目之兒壯不謹遂撲殺弄兒以狀聞在上  
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皆不敢近後  
欲納其女後宮亦堅謝不敢也使同大將軍輔少  
主曰勿使匈奴輔漢他如陳寵表薦輒自手書以  
防洩漏及在樞機不復教授以絕門徒樊楚之冠  
劔不解於身杜安之通書藏壁如故以至於魏有

長孫儉者雪中奏事待報終日不移寸足亦可謂  
得仁之地者矣晉李康嘗云清者未必慎慎者必  
自清故敬慎仁人之所貴也

何武君公爲揚州刺史敷政有度時戴聖爲九江  
太守自以大儒間有不法武或舉刺屬郡輒云後  
進生何知徒亂人治旣武廉得其罪欲案之聖懼  
自免盛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爲  
郡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爲平反得生始  
大慙服也又如劉寬典三郡未嘗一挫辱吏卒翻



美汗朝衣聲色不異疑有以自鎮者皆風氣使然亦資學問之力也  
隋時牛宏有弟弼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第妻迎謂曰叔射殺牛但答曰作脯妻又云此是異事但曰已知之顏色不異讀書自若是猶爲弟故有盧昌衡者嘗行浚儀道中所乘馬值人牛觸死牛主前謝罪求還值昌衡謝之曰六畜相牴固其性豈人情哉君又何謝焉然是猶爲畜故有李士謙者家饒財以賑施爲事鄉里鬪牆爲產不均輒舉貲

益之有奴醉與鄉人角力而斃其人惶怖請罪士謙曰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所得也如牛宏盧昌衡李士謙者可謂寬裕者矣  
晉劉宏季和江左之名德也元康中撫荊州寬刑省賦公私賴之值陳敏叛於江東宏遣陶侃討之或以侃與敏有舊侃聞遣子洪詣宏自固宏曰匹夫之交猶不負本心况丈夫乎表洪爲參軍遣之侃果破降敏時東海與河間治兵或說宏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旣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宏曰宰



輔失德州將何與焉危人自安吾不忍爲也因表  
用光又遣越禹書勸解兵息鬪不聽乃一意表率  
江漢每有注措貽守相手書丁寧欵密人皆感悅  
自効咸云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遠矣  
宋謝密宏微謝混之從子也諸兄弟瞻晦輩並有  
時譽混謂瞻等曰汝等雖才義豐瞻何能恆心至  
於微子吾無間然義熙中混坐劉毅黨誅混妻晉  
陵公主守節密產饒積千萬主婿殷好擣蒲悉供  
戲具內人以宏微孫順悉不敢爭或曰君家物產

乃爲殷家戲具譬棄物江海豈爲廉乎宏微曰親  
戚言財爲鄙之甚內人能無言豈可復道使爭耶  
故如劉宏之理國謝密之理家可謂得仁之能者  
矣五文五文五文五文五文五文五文五文五文  
五胡分裂禮教陵夷當魏時有蘇綽僕射周惠達  
稱其有王佐才嘗與宇文泰如昆明池觀魚至城  
漢故倉地問左右知者維綽歷歷道之旣與機密  
始制爲文案式宋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代  
遵用之又爲六條詔書以理身心敦教化重農桑



擢賢良，卹訟獄，均賦役，爲本務，皆原性情，歸仁恕。懇懇有先民之遺焉。是雖不專於禮讓，而施於條教，俱有其節文，亦可謂得仁之貌者矣。梁有劉瓛，子珪，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慕之，曰：「此可學耳。」與弟璉共據一蓬室，爲風所偃，共正衣冠，講誦不廢也。袁粲薦爲秘書郎，不就。袁粲死，難，微服往哭之，極哀。齊高帝召入華林園，咨政道，答曰：「政在孝經，但鑒前軌之失，資以寬厚耳。」帝太息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以資輕，但授記室。」

博士，不望也。瓛姿形纖小，採據甚博，當世推爲大儒，比之賈鄭。嘗講月令，謂門徒曰：「江左以來，陰陽歷數，學廢久矣，吾講此，曾不能髣髴，其自抑如此。」嘗患祖母病，疽經年，煮藥漬指，爲爛。年四十未娶，齊高爲娶王氏女，鑿壁掛履，土落母牀，母不悅，卽遣之，居憂臥廬中，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是雖無當於禮節也，然推其意，本於孝經，施於講誦，可謂得仁之貌矣。

江左旣尙清言，王何衛樂，一時推重，遂爲月旦之



餘波講學之權始然其簡約澹致不可少也衛玠嘗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然玠爲公孫蚤登華要涉世尙淺據其所得未深於輔嗣也要於出處之際過輔嗣遠矣王承王湛子也清修寡欲言不飾說獨明指要約而能通時人比之樂廣東海王越敬禮之勅其子曰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王參軍人倫之表也汝其師之見朝政漸替請出爲東海太守政

尙清靜不爲苛察有得盜池魚者承訊之曰文王之沼與衆樂之池魚何足問乎吏縛犯夜者訊之云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慰遣之曰奈何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旣棄官東渡江逢世亂人懷危懼承每夷然不見憂喜之色一日至下邳登山北望慨然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耳子述三十未知名司徒導辟爲中兵屬旣見無他言但問江東米價述張曰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燕見導發言一坐歎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稱善



導改容謝之。蓋猶有湛承之風焉。顏含宏都少以操行聞。引趙簡子事於夢中。事病兄者也。後累官侍中。時王遵隆重。時論謂百僚宜降禮。太常馮忱問含。含不答。退而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者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爲歎惋累日。郭璞嘗過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人不知。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璞大歎服。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故如

王承顏含者可謂得仁之文者矣。  
陶潛大司馬侃之曾孫也。閒靜少言。不慕榮利。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著文章以自娛。以爲任真無所先。任真者。洞然於天。他無所得先也。自以世爲晉臣。恥屈身異代。屢徵不起。嘗爲州祭酒。不數日解去。又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又賦歸田園居詩。時登廬山游觀。與逸人往還。其吟詠冲適。歸於自然。三百篇而後。未之



有也。宋有邵雍，字堯夫，世燕人也。讀專苦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乃通。適吳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還共城，廬於百泉之上。最後居洛陽，蓬葦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父母，浩然自得。出與文彥博、富弼、司馬光、程顥遊，以道誼相伯仲。其爲詩，蕭然出於簡策之外，與天地萬物鼓吹醇氣，故如陶潛。邵雍可謂得仁之和者矣。

東漢時有韓韶者，爲羸長，周卹百姓，有童恢、魏霸之風，賊相戒不入境。有流民入界者，萬餘，韶愍其

饑困，開倉廩贍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知韶名德，無所坐。陳重、雷義，世所稱。雷陳者也，並爲尙書郎。義代同臺郎，受罪黜重，亦以病免。重嘗代同舍郎償負錢，類十萬，終不言。義亦濟人死，罪者以金謝，堅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委金承塵而去。後發屋得金，而金主已死，無從還。付縣曹爲公用，明心焉。是雖有意爲善，非市之也。李士謙嘗出粟數千石，貸閭里，租值歲歉，莫能償，羣趨謝。士謙曰：「吾本圖賑贍，



豈求利哉。設酒食，焚券罷之。後歲熟，來償，訖不受。值大饑，設粥待餓者，全活以萬計。或謂士謙曰：子陰德多矣，其必有後。士謙曰：所謂陰德，猶之耳鳴，已獨知之耳。今吾所作，汝俱知，何謂陰德哉？故如韓韶、李士謙，可謂得仁之施者矣。昔以金贖望不按諸臣皆行，不純儒而中心質實，無欺世盜名利祿自與之事，使之及於孔門，則顏閔參思之間，未為遠也。但其志事近裏論，久乃定，即當時人主亦未能盡知焉。謂之至者，學不可謂曰是也。

表記曰：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大小。中心慤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仁望人，則賢者可知矣。又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夫如表記所稱，則可謂尊讓仁者矣。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又曰：仁之難成久矣，人夫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夫子於仁之難

成，再致難焉。故天下之尊讓仁者，未有如夫子者也。

也。王長上皆曰：公祖將受命也，是曰：自天降之。按夫子以同過論仁，又曰：觀過知仁，即如上十六條之事，率心而行之，事事有過，必以過棄人，則天下無完人矣。要其本於學問，澡心浴德，不可少也。

命儒章第十八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怨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



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道之細於勢者無他曰貧賤而已矣自以爲貧賤則貧賤之人也自以爲富貴則富貴之人也貧賤富貴人所自命衆亦共命之而皆有恩於君王累於長上閔於有司儒者無有也衆所謂貧賤儒者不以爲貧賤衆所謂富貴儒者不以爲富貴儒者亦仁而已仁而後成人成人而後成天成天而後君王長上有司之所從受命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是蓋王者之事而儒者亦有焉儒者不以貧賤而慕富貴不以富貴而傲貧賤亦不以貧賤而驕富貴富貴而引貧賤是則儒者之信順儒者之尙賢也故曰天命不佑有妄之事也自天佑之无妄之事也无妄之於大有其致一也不寶金玉不祈土地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身可危志不可奪近文章砥礪廉隅若此則何隕獲於貧賤之有古之人有行之者原憲曾參巫馬期



信不身傳  
之徒是也。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難得易祿，易祿難畜，居處不淫，飲食不溇，上答之不敢以疑，不答之不敢以諂，忠信之義，優游之法，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若此，則何充訕於富貴之有，古之人有行之者，蘧瑗、季札、子產、晏嬰之徒是也。難進易退，齊難恭，敬道塗不爭險，易冬夏不爭陰陽，先勞而後祿，上通而不困，陳言而伏靜而正之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若此，則何恩君王之有，衣冠中動作，慎愛死，有待養身有爲，戴仁抱義，雖有暴政。

不更其所，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如此，則何累長上之有，非時不見，非義不合，過言不再，流言不極，易衣而出，並日而食，不臨深以爲高，不加少以爲多，並立則樂，相下不厭。如此，則何閔有司之有，古之人有行之者，黃憲、陳寔、仇覽、管寧、徐穉、申屠蟠、沈麟士、元德秀、孔嵩、閔貢、屠羊說之徒是也。三代而下，溺於言說，其有進於是行者，蓋亦寡矣。

按聖賢所論，人才成德，大約盡於是。編人主習觀



是編則取士之方盡矣。宋儒高閎溺於時尚，不知力行求仁之說，以爲儒行一篇學不純經，不宜與大學中庸並稱，攷其意以毀方瓦合，則張禹孔光見詆於前，相死相先，則李杜尹劉見推於後，然而容衆慮下，達人所稽，義命久要，孔門屢歎，道有不同，歸仁一而已。故其終篇曰：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亦以教求仁之貴精，力行之未易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

何如？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皆賢乎？孔子曰：否。不然。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苴屨，杖而歔粥者，志不在於飲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善而托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



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  
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何如  
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盡道術必  
有所由焉雖不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  
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務  
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  
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  
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君子矣  
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賈仁義

在已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  
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  
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則可謂賢人  
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  
民同流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  
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  
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  
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  
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



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霓，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而不復言。本旨以出於天，而接是篇原始，服行以列五品，與儒行同意，然而儒行精微矣。儒行以宏毅爲本，以任重致遠爲務，於窮達不變，造次顛沛不離之意，同旨。十六、章、百、二、十三義爲參兩根本，明主用之以贊襄天地，得其

一行一事皆足以顯爲王佐，潛稱人師。凡論語中所論古近行事，與孟子所論聖人丈夫先後合節也。東漢諸儒推準儒行以爲人極，其時武人樺子皆能特立砥礪，不藉誦說，有以自見，使大梟鉅雄如卓操之徒，尙僂仰以畏名士，統天用人之主，能採是篇以定士彙，振人心，砥風俗，辨爵位，則公卿侍從，常臬尹伯百職有司，黨正之屬，咸就其職，讒諂面諛，猥活貪黷之徒，可以不煩蕭斧而治也。

右儒行終篇



儒行集傳卷下終

...

...

...

...

...

...

儒行集傳卷下終



一九四九年武強  
賀孔才捐贈北平  
圖書館之圖書

吳門張遇堯刻



